



□ 冯家哲 编 译

## 妇女面容的改变正在改变着伊朗的面容

不久前一些英国记者访问了伊朗首都德黑兰，看到了许多妇女的新气象。起先，他们有点吃惊：“好多大街小巷的妇女眼睛又青又肿好像有着伤痕，脸上罩着绷带，头上戴着黑色的头巾、或者披着名叫查达尔巾的很大的伊朗黑纱。她们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么？她们是穿马路的时候被开快车的汽车司机撞伤了吗？”担任翻译的莱莉小姐笑了起来：“不用担心，她们都很好。她们要么是在进行鼻子的整容要么是在进行脸部的整容；如今整容已经成了德黑兰利润很高的行业。由于在公共场所妇女只能暴露自己的脸部和手部，因此她们尽可能把这两部分打扮得更加漂亮一些。”这可是真的，戴着墨镜，背着移动电话，脸上做过整容手术，手指甲进行过精心修饰，这样的伊朗妇女尤其是女青年正在越来越多起来。

1979年以后，伊朗一直在抵制西方文化，命令妇女们尽量把自己包起来；如今妇女从面容开始改变，这种改变又改变着伊朗的面容……确实可以说，伊朗妇女正站在变革和现代化的前沿，虽然代价也相当高昂，例如青年妇女中自杀和吸毒率正在快速上升。

马吉德·纳瓦布是伊朗的顶级整容专家之一，他指出：“所有迫使妇女用查达尔巾把自己包起来的巨大压力，并不能迫使妇女在思想方面就范。事实上，妇女确实站在变革的第一线。”另外一名妇女积极分子也说：“在伊朗，多年来妇女、青年、知识分子所受到的压力比较大，因此他们的变革要求也比较迫切。我相信他们终会成功。”

# 伊朗的面庞更漂亮

## 迈向新世纪的伊朗妇女

## 有了第一位女副总统

3年前,被国际上称之为“改革总统”的穆罕默德·哈塔米当选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获得了妇女和年轻选民的压倒多数的坚决支持,因为根据伊朗宪法,人们15岁就可以有选举权。但是,反对改革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总统的最亲密朋友之一就被暗

杀了,一些报纸被查封了;因此不少妇女积极分子受到警告,不要走得太远了。这些担心不是多余的,最近一个时期就有三位著名的妇女活动家被关进监狱,后来才被保释出狱。她们是出版家拉希吉女士、著名律师卡尔和伊巴迪女士,被逮捕原因是反对不合理的司法制度,例如在法庭上妇女仍然受到歧视,妇女的法律地位低人一等……

然而,全世界还是听到了伊朗妇女越来越多的成功的消息。例如,虽然有争议,但是被称为全国第一女强人、伊朗历史上第一个妇女副总统兼环境部长、免疫学教授马苏梅·易布特卡尔就是一个典型。早在学生时代,她就是一位激进活动家,1979年曾经参加过冲击美国大使馆的活动。对此她并不后悔,相反她说:“我不认为一个人会因为参加了保卫独立、主权完整和民族尊严的行动而感到后悔,这并不是个人的复仇活动。”事实上她的父亲60年代曾经在美国费城读书,她曾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会说一口美国英语。

这以后,易布特卡尔发奋学习了许多年,当上了大学教授,并且合作创办了一个妇女学习中心。同时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她还担任过一家妇

女杂志和一家英语新闻日报的总编辑。出版这两家报刊的出版社负责人就是哈塔米,当他当选伊朗总统以后,就任命她为六位副总统之一。

在环境部的一个会议室里,易布特卡尔说:“坦率地说,过去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担任这样的要职。但是,相当多的人怀疑妇女担任副总统会怎么样,这一事实表明,在我们的

“改革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的当选正是因为获得了妇女和年轻选民的压倒多数的坚决支持。

国家里,人们对时代潮流还严重缺乏理解。而这种误解,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坚持要求妇女用黑颜色的纱巾包起来的人们……很明显,虽然还有不少困难和障碍,伊朗妇女正在被引入发展和教育的主流……当然,我们绝不认为,西方社会模式和妇女法律权利的一套适合伊朗,他们自己有着许多问题和缺点,他们的家庭基石已经严重动摇了。我们东方人有不同的家庭观念,我们重视家庭联系,我们认为保持这些重要的情感和精神方面的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而西方提供的妇女发展的范例,却往往忽视了这些我们十分珍惜的东西……当然,我们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进;增进妇女权利,正是哈塔米总统改革的最核心

要素之一。”

## 女子已获多项合法权益

埃拉赫·科拉希是伊朗杰出妇女的又一位典型。她是德黑兰大学的校长,全国11位女国会议员之一,也是在国会里拒绝戴查达尔巾的女议员。相反,她总是穿着一件长度到腿肚子的长裙,戴着宽度相当肩膀的头巾。在过去,根据传统,这样打扮的人将被关进监狱或者被鞭打74下;如今不一样了,在新总统领导下,除了极端保守分子,这种打扮已经被普遍接受。当然,科拉希的观点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但是她仍然坚持说:“我们应该建设一个重视公民包括妇女权利的社会,我们原来的目标就是强调社会因素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必须关注我们前进的速度,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她本人也承认,目前还没有到可以说一切应该说的话的时候。



她的话很有道理,目前在伊朗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还是很激烈。政治科学家哈迪的话很典型:“不少改革家认为还是慢一点稳一点好,慢车不容易出轨,快车容易出轨有危险。”那么这种慢慢来的稳妥政策是否行得通?很重要的关键正是妇女,尤其是青年妇女。今日伊朗6500万人中,60%不到25岁,其中53%是女性。哈迪先生指出:“过去两年来,伊朗妇女第一次开始有自己的政治团体,发展自己的政治组织,这是女子受到了更好教育的结果。今年破天荒第一次,进入大学的女性超过了男性。”1979年以前,有些大学不许女学生戴头巾,因此有些保守家庭不许女儿上大学。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规矩,因此保守家

庭也解除了顾虑。

改革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第一线是在法庭上。如果一个男人杀害了自己的老婆，而女方家庭要求法庭惩罚男子的话，就必须赔钱给男方家庭；因为根据传统男人负责养家活口，因此既然赚钱的男子没了，他家里的损失就必须由女方家庭来赔偿。如果一个父亲谋杀了自己的孩子，他仅仅需要赔偿一些钱给悲伤的母亲；因为从法律上讲，爸爸有权拥有自己的孩子。但如果是母亲谋杀了自己的孩子，那就得被判处死刑。如果一个丈夫找到证据，证明自己的妻子同其他已婚男子通奸，那么这个妇女必须被石块扔死。相反，如果妻子发现丈夫同别的女子通奸并且想惩罚他，其结果常常是自己倒霉。

改革派和保守派争论得最利害的法律，是有关离婚和孩子监护权方面的，因为这影响着绝大多数妇女的生活。过去，只有男人有权提出离婚，而且可以在任何时候没有任何理由就休妻，而且一旦男孩子到了2岁或者女孩到了7岁，离婚丈夫就自动取得了对孩子的监护权。如今法律改变了，离婚后，如果妻子能够证明前夫不适合监护孩子，她可以取得监护权。事实已证明，司法部门也有了缓慢的变化和进步。

坐落在德黑兰市中心亚尔特广场的家庭法庭第七号分院里，有许多戴着黑纱头巾的妇女在排队。按传统，妇女只能从边门进入法庭，还有几个老年妇女站在门口负责检查女子的服饰，如果发现谁的头巾戴得不够低，就帮助她们纠正。然而进了法庭大门，事情的发展就并非像男人们所想象那样了。

家庭法庭主持法官哈迪明确宣称，“比起过去20年来，目前大量有关离婚等涉及妇女权利的案件，最终判决大多数对妇女有利；确实，今日伊朗妇女比过去有了更多的权利。”比如，66岁的离休上校军官阿里·托拉比遗弃了自己的妻子、儿子和2个女儿，迎娶了另外一女子。他要求从前妻那里取得14岁的儿子的监护权。正当他差一点赢得这场官司时，哈迪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为什

么现在你要这个孩子？你不是重新结婚了吗？坚持得到这个孩子，只会给你带来许多麻烦。再说你最多也只能得到一年，他15岁就可以决定自己的去向。”当这小男孩坐在母亲和姐姐身边哭泣的时候，他的父亲最后决定让步了。但是他还是有点不服气地说：“自从哈塔米担任总统以后，妇女走到哪里都是赢家。”

## 妇女问题的社会现象

当然，伊朗妇女的变革要求同实际权利之间，还有不少的差距，使得许多妇女尤其是青年女性采取比较激烈的手段。过去10年来，女性自杀的

糠指九 晕医饕训渚罾梅椒ā T谕一  
摹托J 钦虹庠荆 侍麻绕浼饕嫫T 洼  
蟛糠止矩抑校 矩个自杀者中只有一个  
是妇女，但在伊朗，试图自杀者中80%  
是妇女，平均年龄只有25岁。



妇女中吸毒者的数量也在上升。心理学家赛义德·马达尼说：“如今德黑兰共有20万瘾君子，其中25—50%是妇女，而且相当一部分服用毒性很强的海洛因，而且妇女吸毒的平均年龄正在下降。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伊朗，虽然当妓女会被处死，但实际上妓女的数量也正在增加。她们有时利用一种所谓“临时婚姻”的外衣，因为法律公开承认男子有同不是妻子的女子临时发生夫妻关系的权利。据媒体报道，伊朗妓女的平均年龄已经从27岁降低到20岁。官方的态度也有了变化，他们已不是把妓女处以极刑，而是建立一些由国家

资助的改造中心。过去10年来，伊朗的离婚率已经从10%上升到15%。据专家估计，未来5年内，20%的婚姻将以失败告终。

对于上述种种社会现象的分析有着很大的分歧。保守派认为，对社会缺乏严格的传统的控制，是大量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而改革派者认为：长期以来妇女受压迫，社会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改革派支持许多有利于妇女的家庭法律的变革，认为妇女的许多传统服饰包括从头到脚的黑纱将要成为历史。他们声称：“喜欢什么样的服饰是妇女自己的私事，国家不应该硬性规定。”

## 女子生活更丰富多彩

极其有意思的是，1979年以前，查达尔巾曾经被广泛视为一种抗议最后一个伊朗国王的标志，因为国王的父亲曾经严厉禁止妇女佩戴这种黑纱

巾，以便在一个传统很深的国家里，强制推行准西方式的统治。但是1979年以后，妇女被强制佩戴查达尔巾了，稍不服从就会受到道德警察的严厉惩罚，于是这又被许多人视为压迫妇女的一种象征。然而，如果有朝一日妇女有权自由选择，还是会有许多人自愿地佩戴。有一位在德黑兰日益兴旺的股票交易所工作的穿着深色长袍的妇女这样说：“我认为，佩戴查达尔巾是我上班去的一种标志。1979年以前，这种打扮方式曾经是妇女时髦的

装饰，而职业妇女更是把上班视为佩戴它的好机会，视为上班族的骄傲。”另一位在德黑兰大学广场上参加星期五祷告仪式的妇女也说：“根据传统，妇女在大庭广众之中不愿暴露自己的真面目，只有在家庭内部才让人看到自己的真实美丽。”

然而事实上，妇女越是神秘地藏起自己的真面目，男子就越是对她们好奇，越是想看一看掩藏在面纱背后的真面目。无怪乎越来越多的妇女认为：“这种强制打扮把我们妇女变成了匿名的士兵。”然而，自从哈塔米总统执政以来，这种规矩已放松多了。比如，虽然从理论上说，9岁以上的

女孩都要这样打扮，但是从去年秋天开始，女学生们已经被准许穿起色彩鲜艳的服装，佩戴起色彩鲜艳的头巾，而不再是穿戴那种传统的灰色和黑色的服饰，因为深颜色会影响她们的情绪和学习表现等等。

人们可以在德黑兰等城市的大街小巷里，看到许多女子开始佩戴色彩鲜艳的头巾，而且把头巾越来越推向后面以便显露出更多的脸部。浓妆艳抹的妇女也越来越多。如果她们碰到了道德警察，当然还会被罚款，但既然她们买得起昂贵的化妆品，甚至花更高的代价进行整容手术，又怎会计较这些罚款！事实上，一旦回到家里，不少女性打扮的时髦程度远超过了她们的西方姐妹。超短裙从来也没有过时，露出肩膀的连衣裙则更是她们的爱好。年轻女子更加喜欢卸下自己的面纱和头巾，与青年男子一起跳舞以及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尽管她们知道这种舞会可能会受到道德警察的冲击。有些大胆的青年女子，甚至会事先付钱给邻居请他们望风放哨。

伊朗妇女还在其他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比如在只有妇女参加的集会上演奏乐器或表演唱歌等。1979年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有一位年轻姑娘因为被邻居听到她在弹奏钢琴，就立刻被大学开除了。但是也有人不愿忍受这种限制，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最著名的声学家之一卡特蕾女士，她曾经为许多欧洲和中东的国家元首进行过表演，如今73岁了还十分漂亮。她说：“我已经沉默了17年，我想一切都已经完蛋了。我是如此失望。但是1997年哈塔米总统执政后某一天，忽然有一位官员来敲我家的门，要求我为女大学生们演出一场音乐会。当我开始为她们演唱后，她们竟然流出了眼泪。”如今，她为姑娘们教授声乐，一位学生说：“目前我还只能在家里唱给自己听，但是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呢？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如今，伊朗最有名的电影导演中已有好几位女性。她们既努力争取艺术创作自由又努力保持传统，并已获得好些国际比赛奖项。40岁的麦拉妮就是其中之一，她曾经被禁止5年不许制作电影，但如今因为在作品中反

映了妇女们面临的大量日常生活问题，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好评。她说：“如今情况比过去好多了，当然还是不够，这就如同一个人发了高烧光靠阿斯匹林是不够的一样。”

也有一些妇女抱有更悲观的态度。例如娜兹丽女士24岁时，因参加女权运动被判处死刑，他父亲好不容易争取到减刑，她还是在监狱里关了8年，受尽折磨，还瘫痪过一个时期。她说：“已经发生的变化仅仅是很表面的文章，妇女仍然遭遇着不公平待遇，还是有不少妇女被关进监狱，受到折磨，甚至遭到石刑。”因此，不少



妇女把逃离当作一种解脱办法。于是，“邮递婚姻”时兴起来，一些年轻女子千方百计设法嫁给已经生活在国外的伊朗男子。一位大学毕业生讽刺说：“不少人嘲讽说伊朗最大的出口是年轻女子，这是令人沮丧的。”但也有许多女性宁愿留下争取形势的变革。17岁的塞塔蕾说：“这是我的国家，离开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法，我们应该留下来为一个更美好的将来而工作。”按规定超过9岁的女孩子不能进社区游泳池，但她们有自己的办法：深夜以后，穿着衣服跳进水里，虽然有命令要求所有少女晚上9点以后不准离开家里。

许多伊朗妇女为自己社会地位取得的进步感到自豪，同邻近的国家相比，如沙特阿拉伯的妇女还不能都自由地在大街上驾驶汽车，阿富汗的妇女还不能接受教育和医疗福利，也不能去上班……当然，今日伊朗妇女的生活里还充满矛盾。她们可以当选议员甚至当选副总统，但是没有丈夫的同意晚上不能离家外出更不能出国。

即使是已经结婚的夫妇，如果手拉着手在公共场所出现也会被逮捕。在公共汽车上，男女乘客必须严格地分开，性别歧视也很明显，妇女乘客一律坐在后面。

## 希望在青年身上

今日伊朗的女青年的确有着更多可以自豪的东西，下面就是一幅令人羡慕的图画：雾气重重的德黑兰郊区高低婉延的舍赫兰群山脚下，美丽的黄昏降临了。一群一群的少女从老式大卡车上下来，背着重重的大背包，

爬上一座山峰的顶端。他们打开色彩鲜艳的降落伞，随着风儿升起然后又跳下。接下去的10到15分钟，他们朝着城市的郊区轻轻滑翔徐徐下降直到双脚着地。

这些姑娘们大部分还只是青少年，可惜她们每人只能玩一次，因为天黑得很快。她们又不能来得更早一些，因为她们人人戴着头盔和头巾，穿着长到腿肚子的黑衣服，这种女孩子的服饰在夏天真是奇热难当。人们称她们为“小鸟儿”，但是她们却喜欢自己的正式头衔：“德黑兰女子飞行委员会”成员。为什么她们选择

这种相当冒险的运动呢？原来她们喜欢的是，这是一种女孩子和男孩子能够一起参加的运动。她们的教练阿扎尔先生说：“这种运动给了她们一个显示男女可以平等的机会。”当大地笼罩着夜幕以后，参加跳伞运动的姑娘们集合起来了，她们兴奋地发表着自己的感想。15岁的艾达说：“我们喜欢显示和证明我们是勇敢者，当我们在天上飞驰着，我们感觉到整个世界就在我们的脚下。”19岁的娜格美小姐说：“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再碰到任何问题就都感觉到很小了。”最爱说话的17岁的林达说：“当你单独在高空翱翔时，会有着一种伟大的自由的感觉，没有任何人能够告诉你应当作或者不应当做什么。”

毫无疑问，当这一代伊朗姑娘长大以后，她们一定会需求更多也会创造更多，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她们。